

36

T
CALR 929g.7928

~~29~~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4
1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五

左編

人類 儒

唐韓愈

附皇甫湜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
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會愈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五

人類

一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愈坐事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女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

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况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陞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言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鬪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二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

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
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
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
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
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
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
奔走膜頌至爲燔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
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
羣曰愈言訐悟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
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

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
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
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
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
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
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
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
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
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
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

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傑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

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愈，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叅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

人張籍友善，二人名立，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于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

孔子孟之旨若南人矣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愈自叙云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

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又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怡壻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心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滄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

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
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
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咲且排先生益
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愈與李翱書曰愈之所爲不自
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
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
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于手
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
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
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

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
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善譽之則以爲憂
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
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
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
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
者皆宜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
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言。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列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倫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

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揆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八
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
裴度辟爲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
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
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
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
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唐李翱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
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爲職夫勸善懲惡正
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

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
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
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
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
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
而忘其實溺於文而乖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
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
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
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過兵以象
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

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諡伏乞以
臣此奏下考功從之會昌中卒于鎮謚曰文敏義不深
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
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
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
公家教是也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
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
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
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
惠景以下亦不皆賢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

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
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
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
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
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
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况足擬望左丘
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
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

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
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草章
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授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
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
錢主宗元革其法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
其門必爲名士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
馬子長崔蔡不多也崔蔡者東漢
崔駰蔡邕也皇甫湜於文章少
所推讓亦謂愈言爲然宗元自述曰始吾幼且少爲
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

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故吾每爲文
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
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
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
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
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
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
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
荀孟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

其趨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覩兀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陷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率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

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癘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少年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實爲而有詬欲

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
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如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
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成鍾儀南音卒獲返
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
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
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
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壞偉
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澁下才末技
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
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才薄力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
纓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
不至舐滯今皆頽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
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
刑部囚藉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宗元答韋中
立書曰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
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
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
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况敢爲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五
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率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皇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

日豈真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闢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呌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今師耳。

宋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修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偁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

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修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澆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遷館閣校勘。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爲官屬，皆有時名。修等游宴無節，惟演去，王曙繼至，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

漢

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爾修對曰：「寇公之禍，政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以爲當黜。修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修復與尹洙書曰：「五六年來，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徙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

持字州又
擇諫官
大有爲之
主

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子內院求
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京東西
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仲
淹及杜衍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上修
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
修每勸上延見諸臣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仲淹
等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其疏
於前仲淹等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
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
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

別邪正勸力行諸臣之言初仲淹之貶饒州修與尹
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
起修乃爲明黨論以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修
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
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
廢其五寨命修往視利害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
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
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
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
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

得不廢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
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
相遇於內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
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
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會弼與
杜衍韓琦范仲淹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書
論之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
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上使中
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徙潁州復學
士留守南京丁母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

奇事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
修且大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
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
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修知州言者多謂脩
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
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
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
舊人惟二人與修在朝廷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
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患
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皆黜去

殆盡。勝出。怨謗紛然。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銜邏不能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而變。復古三年。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拯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遷給事中。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修以爲河水重濁。理

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沿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沒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壠之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青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脩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

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修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琦亦開懷不疑。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

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旨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右臣定議於殿上，琦等奏曰：此事旣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仁宗崩，皇子嗣位，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

八續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
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
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
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
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
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
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
密使嘗闕人修當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修修
覺其意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
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神宗卽位遷尚

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及在二府士
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
非詰之以此得怨而修不卹也初朝廷議加濮王典
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
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爲期
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
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
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
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
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

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
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
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
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
恭爲辯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
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熙寧初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上納本
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
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修自歷官至爲兩府凡
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

王安石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
同列少與合者是時修罷叅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
知蔡州安石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
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修懲漢邸之事深
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安石深歎惜之
修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巉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
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
所詆故求歸愈切修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
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年未及
謝事天下益以高修修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

馬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修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別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卒享筭有六謚文忠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代史二書舉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歿易意尹洙石介孫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察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嘗與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河

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脈，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修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舍如僧舍。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人，至爲立生祠。修父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毋以語修。修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據此，則雜犯原擬死刑，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

蓋父意也。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尤多。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刊詳列傳，令刪削爲一體。修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揜

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修爲始也。祁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蔣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旣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吳氏育之女，於是修與育皆上章自辯。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補之墨，已彎射昇之

弓。

宋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懃，故得之精。嘉祐間，與其二

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
十二篇卽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
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歐陽修稱曰荀卿子之文
也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
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
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
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
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
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自述其文曰洵自分永棄與世
俗口疎隔得大肆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
無不如意嘗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
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
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故作權書衡論以擬之由是
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
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
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
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
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
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

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曾鞏曰洵
益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
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不
能亂肆不能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
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宋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
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嘗讀東漢
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
亦許之否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嘉

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
以救梅堯臣時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
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
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修
見之以書謂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
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終喪授河南福昌
主簿修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
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上初欲用蘇軾起居注
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
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

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眞之官告院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安石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抗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

必恭順。念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峻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治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

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頗有譏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羸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卽事應口所言無非以詆毀爲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軾

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臣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螫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軾初下獄張方平范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衆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案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貫之其後獄果緩卒薄其

罪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難得，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止欲革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軾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二人冰炭不相入。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求助於軾。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

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

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軾，除起居舍人。軾辭之，見宰相蔡確，自言。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固辭。確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註，光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知杭州。時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皇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至杭，吏民習軾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

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混濁多淤河行闌闔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試間至湖上周視良久口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二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船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且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軾案舊例使之

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出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

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軾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軾懼請外補乃出

守穎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軾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時方例廢舊人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降官制直書其罪。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知英州。復安置惠州。軾以待從齒領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後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食無有。初僦官屋以避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

以助之。爲屋三間。軾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已乃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軾渡海北歸。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軾游。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軾買一宅。爲緡五百。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軾徒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老嫗。軾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軾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軾以五

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遂還毘陵不復還地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致仕遂以不起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舉進士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廷堅張來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底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

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予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入所非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
文官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木

宋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
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
廷之事尤爲切至曰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
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
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
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

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
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
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
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
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
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
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
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
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
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弃以耗其遺餘臣

聖竟聖
明

卽此事介
直何實不
虛心

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
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
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
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
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
官時王安石已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
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
使轍熟議曰有不便者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
出息二分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
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其納錢

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
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
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
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
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
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
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踰月不言青苗
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
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

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押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

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顧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顧役。轍自言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開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

定見之爲
害如此何
尤介甫

究首尾。忽遽更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顧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不能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鞞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

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舍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徼富貴。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尤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

哲宗從之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入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
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輒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案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通。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開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

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古，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今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

出役錢三貫若經十載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條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直言姚覲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

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宜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

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抑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塲，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酤，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

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均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轍南遷，旣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爲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旣不得見，謀之闈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轍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宋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叅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脩、王安石、諸名士共稱鞏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脫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謂鞏曰：吾自爲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

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鞏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令有餘粟價爲平徙知齊州其治以疾姦盜爲本章直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

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徙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思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鞏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于賈必以薄于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大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徙明毫滄三州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鞏所至出敎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

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卽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令而爲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

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鞏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鞏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遂鞏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故莫能中傷鞏亦不爲之動也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第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

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舍人王震序鞏
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
銳其文章之標鶩奔放雄渾壞偉若三軍之朝氣猛
獸之抉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竒也方是
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中間從
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蜂出先生泊如
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
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
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
去斥除卽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願職守而爲之

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
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矣陳師
道曾見曾鞏於襄漢間師道携所作以謁之鞏一見
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師道爲之
且授以意師道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
明日以呈鞏鞏云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
略刪動否師道因請改竄鞏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
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師道削去一二百字師道讀之
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師道文字簡潔
如此鞏又常令師道一年看伯夷傳少與王安石游

安石聲譽未振，輩導之於歐陽。修輩嘗有書與安石，曰：歐陽公更願兄稍開廓其文辭，勿用規規摹擬前人。孟韓之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輩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問馬光日錄曰：元素云：曾公亮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輩父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父會爲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吝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賊追停，公亮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亡匿於公亮別墅，會赦自出。輩訟寃再劾，復往英州，因死焉。輩時不奔喪，爲鄉議所貶。安石爲作辨曾子以解之。朱熹曰：按輩父死，南都杜祁公爲治其喪，時輩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宋張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

七時作田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
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
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
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
初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
爲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
藉落職主管明道宮初未至潁聞蘇軾計已舉哀行
服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元姚燧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

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
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
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
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
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請有作者風稍就正於
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
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
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
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
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

離合之繫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
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

元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遷集賢修撰因
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
所授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
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
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
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
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
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
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
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
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竒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
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
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
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
泛莫知根底者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
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

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命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

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夔夔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榮國公集具

藁俄丞相自楊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卽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旣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元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

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一。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壺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甚勿如是。

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際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六

左編

人類

儒

周屈原

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平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

漢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辟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
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
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日來過我，於是相如
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
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
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
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
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
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

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
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
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
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
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
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
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
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
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暇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慰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

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亾是公者，亾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爨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師。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唐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大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掄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

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犛爲徼通零山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啣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任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慕宮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
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
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懼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
奏大人賦相如旣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
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天
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
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
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
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旣卒五歲天
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大山至梁父
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
草木書篇不采采其著公卿者云

魏王粲

內建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
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
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
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
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
弱雖悅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
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徵辟爲丞相掾，賜爵關
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杖
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
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
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
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
之舉也。

始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
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
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
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幹清玄體道，大行修
備，總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
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
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
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疆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曹操云、操祖父中常侍騰、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携養、因賊假位、云云、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臯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臯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被操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曹丕常賜瑒、瑒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

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鼉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持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

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

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
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
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典論曰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
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
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扇橘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
善楊班之儔也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童又
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
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
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
臨蓄疾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
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
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九擊劍誦俳優小說
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
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羲皇以來賢主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
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
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侘者及
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
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五官將皆
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
餘言奏之曹丕以爲工賜帛千疋陳雷路粹宇文蔚
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
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
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

融有過操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辜其大略言融在
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
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
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
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
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
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
粹轉爲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
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
爲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

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請
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
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
將云仲宣傷於肥、慙、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
孔璋實自龕、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爲、非、徒、以、脂
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
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擇、亦、壯、觀、也、沛、國
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
此、七、人、之、例、瑒、弟、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
中、貞、咸、熙、中、叅、相、國、軍、事

晉阮籍

附咸瞻字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
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
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
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
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充
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初、濟、恐、籍、不、至、得、記
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

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
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于里歲餘而爽誅
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
帝崩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
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
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
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
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嘗從容言于昭曰籍
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爲東平相籍乘

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
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
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
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
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朝論以
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故多祿仕而已籍聞步兵
厨營人善釀有時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
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
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請府使取
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

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
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
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
升嘗登庸武觀楚漢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登民牢山望京邑而歎于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
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
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
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
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籍口
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
仇疾司馬昭常保持之卒以壽終

晉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
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
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
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
世爲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
權所以得皓所以亾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亾
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

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食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鼓，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遷，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各不相悉，何至於此哉？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回以機識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

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回旣務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回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惟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活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太將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

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官，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管、齊桓任夷吾以建匡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

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澗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與穎賤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嗾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
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張華嘗謂之
曰。人之爲文。常恨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
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
後葛洪著書曰。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宏
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然好游權門。與賈
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晉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
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

胡書及琴瑟。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
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
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
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
得一句。卽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
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
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繼
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一時經學名公。咸稱述之。於
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
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

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問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念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叅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兢將以振復宗國爲已任回翔十載卒屈于

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
休矣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彭澤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
辭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覬謁其鄉親張野
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
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
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
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見既而語
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
王公紆軫爲榮邪大諸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諤
君子其臯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遇
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返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
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
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
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
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引後欲見輒於田澤間
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
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
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
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

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時
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
潛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
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
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潛示其詩云周生
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
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
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每一醉則
大適融然唯性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
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初

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
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會同
社朝宗靈像也及義義十年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
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
八賢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
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惠遠
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
社惠遠察其心雜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
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譖忌出守豫
童惠遠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盖未能頓委世緣也

潛與惠遠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
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蕭統云淵明文章不
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
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
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
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
隆孰能如是乎黃庭堅曰謝靈運庾信之詩鑪錘之
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
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又曰寧律不諧不
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瘦信之所長也然有

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
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朱熹曰晉宋人
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
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
晉宋人物

宋謝靈運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
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
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爲琅

瑯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武帝在長安靈運奉使慰勞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常懷憤惋盧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

弟晦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築放盪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谷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傳書監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

直穿池植芰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
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
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
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
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
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
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

倫謂方明曰何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
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
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
僮旣衆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
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
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如寧南山伐
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
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
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
驚動縣邑太守孟顛事物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

與太守隙
不已馴至
殺身惜哉

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
飲酒保身大呼顓深不取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
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
好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
惶湖為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人政慮決湖
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顓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
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
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內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

曰韓亾子房奮秦帝曾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官

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

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道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性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

兵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

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

江口募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

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旣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畢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推揚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時尚書令傅亮自以

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嬪安太守、領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湛言

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
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
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
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
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湛及義康以其辭肯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
義康詔曰宜令思愆思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
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
者七載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
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坐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之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
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
因醉自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
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肆
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三十
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參
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
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
之答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
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邵意乃釋由是

得免。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

唐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飾。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與明堂大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

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亾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出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

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亾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亾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人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猶鳥獸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旣無可言

十姓非臯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亾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獠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萬衆因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迺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晉蜀與中國不

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
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
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遠今
撒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亾者以攻邊是除道待
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中國之寶
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
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
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
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
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

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出軍帥趣轉餉以
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
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
庭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卽破
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
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
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狗貪夫之議誅
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論方山東饑關隴弊
生人流亾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
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

今復舉興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
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
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
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大略謂今百度已
備但刑急網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
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
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
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
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群臯天下蒙慶咸得自
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誅蔓推窮蓋獄吏不識

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
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虺賊千紀自取屠滅罪上魁
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
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
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
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
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
奏聞輒罷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
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
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

如此結局
做小人

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耻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許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

唐李白

附張旭斐曼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命鑿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

美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
水潁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
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
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已輒沮止白自知不
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片與崔宗之自采石
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
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

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

得○意○事○

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
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
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
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
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
卒葬東麓元和末宜歛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
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
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

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范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鞵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任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求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

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非虎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唐王維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
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
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
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
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
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
賦詩悼痛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
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皆下獄或以
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
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

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
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
不之臯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
一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
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維善畫尤精山水雲勢石色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
天機所到而學之者皆不及維所畫不下吳道元觀
其思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
意

唐杜甫

桂肅字子美京兆人祖審言以詩名甫少貧不自振
客吳越齋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
第回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
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
明齋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
出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
言以文華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
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
子哀憐之若令鞞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
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頹挫隨時敏給楊雄

可中抄
卷是

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
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犇行
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
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
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
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時所在寇奪
甫家寓鄜彌年難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
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
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
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

依焉武冉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林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挺之武父名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

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汗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進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
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
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
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
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
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
漢武帝賦詠衆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
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
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

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
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
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敎失根本士子
以簡慢矯餓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
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
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節佻巧小碎之詞劇又
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
出而又爲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律詩由
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

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纖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
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
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
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
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
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
大或子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
切而脫棄凡近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興乎

宋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
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
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旣而院吏考
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
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
見之真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
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骭法以親嫌遂
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

宋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因薦師道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壽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孥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歛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

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頰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臣則不見於三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
嚮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
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
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
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
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
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
致意焉終不往官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
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
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
疾歿

晉王羲之附諸子孫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
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
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
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
充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
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

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義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義之旣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待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楊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遣義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亾必從足下從容之適不若豁然聞懷當知萬

物之情也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宜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旣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

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切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託。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

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閣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

語是古
今疆略本

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常年。何得不權輕

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功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然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暨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殫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軍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

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
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弦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
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必勝之
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
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
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
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
尚或于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未行。豈
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

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
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
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
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
藪而已。願殿下暨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
以亾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
土飢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
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
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
生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米

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見或可佐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膜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

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亾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亾叛。百姓流亾，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士，死亾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克此，其減死者可

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凶叛不移其家逃亾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逃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道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每自稱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會

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出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口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厚邊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
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拜曰視地利願養
間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謙雖不能與言高
詠銜杯引蒲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
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
風數子。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
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
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弘達耳。願君
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
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

謙

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五十九卒贈金紫光
祿大夫諸子尊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唐懷素

唐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細行萬緣解膠心自得
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
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
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書之又
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
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辯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
小錢師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尚

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夕，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玉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

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真卿於是微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

元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祀子秦王德芳之後也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

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

廼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使桑哥鍾初鳴

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

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

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

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

曹史以下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

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

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

民始獲蘇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七

左編

人類

隱逆

周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者，前所與

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
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
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
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
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圍邯鄲
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
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
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
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爲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
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于
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
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
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
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
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
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

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及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耳。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

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姜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
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
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衽視膳于堂下
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簋不果納不得
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
非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向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
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期

秦是
題曰須
做定實事
承

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
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國也俱據萬乘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
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
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
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一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
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
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
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
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亦只了得
一時事

通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不有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連遂辭平原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納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絀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漢王貢兩龔傳叙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調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于忠，各因執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傳覽，亾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疆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疆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

漢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諫，上遂不訥。成帝久亾，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喜為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

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
得其大家惟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
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
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
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
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
惟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
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

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
古文以左氏穀梁氏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
爲殷紹喜公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
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
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後漢袁閔

袁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
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
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
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

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賜衰經扶柩冒犯
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
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
責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當
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
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
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
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于室
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門兄弟
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
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
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而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
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上室閔臨卒勅其子曰勿設
殯棺但著禭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狀之上以
五百擊爲藏

後漢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州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
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郡亭
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甚奇之
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成山中時有

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
 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詐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
 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
 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
 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
 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
 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
 輪氏傳舍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
 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
 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

明哲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
 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替喪去官復再遷除
 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隣縣人戶歸附者寔輒
 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
 欲禁之寔曰訟欲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
 拘司官聞而歎之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于人乎
 亦竟無訟者以浦相賊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
 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
 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
 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

有不合則
 士賢者每
 如此

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

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諶。最賢。

後漢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頰眉。與平原華韶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避難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著涼處。自與飲。

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寧所居屯洛
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聞寧多買器分置井
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
各相悔責不復鬪訟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
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
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篡位
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
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
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
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

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請
行所在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
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
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
審老疾疋頃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
隣北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
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
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
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
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

中澡洒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
以長生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
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
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伏見大
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
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遊志六
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
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
艱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
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

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崇雋乂故司徒華歆舉
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
羅疾病卽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
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
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糲糊口并日而
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
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
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來職有關羣下屬望昔高宗
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况寧前朝所表
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尊明訓繼

成前志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受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旋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序。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淇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于是特具安車滿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藐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漢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熾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旣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

仁

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恐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拘之軍下

義

或說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為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地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浮薄之徒自相侵侮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

來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
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
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
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
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
皆拒不當紹歿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
丸昔多賊殺其郡寇盖有欲討之意而力不能建安
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疇戒其門
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
出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謂

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
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
茂未拜爲蓐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
濱海溇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
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
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壤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
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
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
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溺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

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道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垓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艱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晉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

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此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

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義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曹丕代漢，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晉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字宙齊萬物爲心澹，嘿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無有介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見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宋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

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

隋王績

附負苓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道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

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

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

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志、其墓、績之仕以醉失職、鄉人詢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蕩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幣、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歿、一者重頭、昂尾、駝脛、貉膝、踉蹌、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唐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其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
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
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嘗言
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
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人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
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
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屬咨所遺其傳最詳
永寧初卒年百餘歲

唐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其集中有文曰戀恩稽

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
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
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
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
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
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邪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恣
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克席獨不入王官谷
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
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

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臣按梁室大
臣如敬翔李振杜曉等皆唐朝舊族本心忠義立身
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弑
送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
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宋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
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
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
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

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泚小艇
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
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
至之驗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
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
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旣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
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
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

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荐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

宋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

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悅，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

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
金帛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
力請其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扁
戶聞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竟不知所往

元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
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
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
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

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
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
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
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
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詔復遣使者以集
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
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
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
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
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

八經類纂 卷二十七
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且
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
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
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
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
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
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
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
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潛

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
應命後以老母中風乃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
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
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
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
地邪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
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
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
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
公不同其進與退若其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

之書上朝廷不爲強。或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
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二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
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
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
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
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
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
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
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
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

